

“老师，您好！”

“一万步卷帙浩繁的世界，最初，都有良师开卷。”

一起在课堂上探求知识，去操场上找茅茅针，或是互相陪伴度过最辛苦的高三……师生之间的故事一直都在发生，这些看似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在今天却显得弥足珍贵。每次打开记忆的大门，往事就会呈现在眼前，当时的喜怒哀乐便会涌上心头，从而激起对老师无限的感激与思念。在第38个教师节来临之际，一起来看看记忆中那些关于老师的故事……

遁入草叶的时光

——来自一名乡村教师的吟唱

■贾龙弟

教育是需要理想的，扎根农村教育，也是一种理想，是值得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。

——题记

十多年前，我参加了朱永新教授发起的新教育实验，我给我的新教育博客取名“草叶”，它源于我所热爱的《草叶集》，一本美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沃尔特·惠特曼创作的诗集。

我是一名普通的农村语文老师，是乡间的“草叶”，每天忙于备课上课，忙于各种杂务琐事，每天交往的是一群普通的教师，面对的是普通的学生。但我不忘用心写作，我用博客讲述关于他们的普通生活。我相信他们的生活是充满活力的、最真的生活，他们的喜怒哀乐代表着中国最广大师生的喜怒哀乐。

我知道一名语文教师需要在写作中体会写作的艰辛付出与愉

悦收获，要以“草叶”的姿态，迎接每一天普通而有意义的语文生活。我的博文是长满大地的草叶，永远生气蓬勃并散发着诱人的芳香。

其实，我的学生，你们又何尝不是乡间的“草叶”呢？你们普通，你们的父母早出晚归辛劳辗转于每一个可以挣钱的工地、车间，很少有机会关注你们的学习。他们晚上到家，你们已经睡了；你们早上起来，他们已经出去了，你们和父母成了熟悉的陌生人。你们就像这乡间触目皆是“的“草叶”，熟悉又陌生，缺乏关注但仍心存感激，你们理解父母的辛劳，你们同样散发着泥土般的芬芳。

于是，你们和我，组成了我们的“草叶”语文。它少了一份城市的浮躁，多了一分乡村的纯真；少了一份应试的束缚，多了一份成长的自由。

昨天的课堂上，我让你们自

由谈论初读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后的体会，一个男同学说是“豪情”，一位女同学说是“壮丽”，我问“这两者的关系如何”，你们都会心地笑了，说“是情景交融的关系”，我说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“一切景语皆情语”，你们笑得更欢了。这就是我们的课堂对话，朴实无华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

让知识融入生活，让草叶扎根泥土，让欢笑洒满乡间小路。

随心、普通、真实、善良的“草叶”在乡间疯长，琅琅书声飘荡在乡间小路。我和我的学生行走在语文学习的田野上，我们阅读自然，观察最真实的四季变迁，虫鸣鸟语，草木枯荣；我们沉浸自然，抒写我们最真切的自然感受，新旧交替，喜怒哀乐。我们的课堂上有蛙鸣，我们的作文里有花香。

因为“草叶”，我们可以自由地阅读，我们可以真诚地写作，我们可以一起分享“草叶”般的语

文。

“哪里有土，哪里有水，哪里就长着草。”（沃尔特·惠特曼《草叶集》）

在农村，土和水是广大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，而在这基础之上不可遏止地蔓延着的草叶，最具生命力的草叶，我希望它能代表这片土地的心声和呼唤。

乡村里到处都是草叶，我希望自己和学生都能以“草叶”的姿态迎接每一滴清晨的露珠，每一次探索和进步都是一滴露珠，无数的露珠将滋润着生命飞速成长。

是的，我知道，我的“草叶”、我们的语文正迎着清晨第一缕阳光歌唱，我们的航程已经规划，我们的泊船已经起航。“碧波深处有珍奇”，著名语文教育家如是勉励我扎根农村语文教育，我相信，“草叶”的我和我的“草叶”们定会收获沿途的壮丽、神奇与伟大。

他，他们的启蒙

■覃圣勤

说来惭愧，他是我的启蒙老师，但是我却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去年我归乡，十七岁的我遇到七十岁的他，他勉励我好好学习。今年我在外，收到了他病故的消息，于是决定为他写点什么。

二十年前，县里决定为我们村——中国南方偏远地区，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口的山村——建一个小学。村里人依山而居，但是，山在养育村人时，也隔绝了村人通往外界的路。

交通不便加上落后，谁愿意去当这穷地方的老师呢？他站了出来。

于是，在村子与外界唯一相连的十几里山路上，多了一个身影。他三十岁，不胖不高，但是肩膀很宽厚，眉宇间是单纯的期望。他的手里常常握着一本书，时不时背后还跟着一帮工人，缓缓走入大山，与担着粮食进城的村民相背而行。不多久，一座白墙红瓦的小学，在泥墙灰瓦的村子里拔出尖。

村民们乐于将孩子们送上去

学，说是上学，不如说是多了个给他们看管娃儿的地方。有人笑嘻嘻地问：“这小学能干什么？”他笑而不语。全校一名老师，却领着六个年级，几十个孩子。为了方便，他干脆在校内搭了一间小屋，里面三张小板凳，一大一小，一个脚有残缺，他舍不得扔，用来放书。这就是他全部的家当。

围绕村子的大山惊奇地发现，漫山遍野，少了到处撒野的孩子，但是山中鸟兽却因读书声不得安宁。我还记得，当全校师生挤在一间教室上课时，他用握过锄头的手握起粉笔，声音刚硬，一如远处田野弯腰耕耘的农民。

他也关注我们的品德，学校里时不时出现这样一幕，他把戒尺举过头顶，整张脸涨得通红，浑身发抖，对着一个撒谎或者盗窃的小孩，尺堪堪就要落下，却依旧没落下，他气愤地走开，留下一声令人忏悔的叹息。第二天，村里却有传言说谁家孩子又因知错就改受到了表扬。

我也还记得，我在他的教导下，辨认出了父母都不知道的物种，这片大山里没有的物种，而那种得到表扬后的窃喜，到如今我仍时常会想起。大概那时候，知识的种子就已在他的启蒙下播种在我心间了。

这一幕幕在大山里演绎了二十年，孩子们爱戴他，村民也尊敬他。

逢年过节，村民们都会找他写对联，题字。他很乐意做这个，也不收钱。我家就请过他，那一年春节，他站在桌子前，桌子上摆了一张火红的长宣纸。他一手提笔，一手握着那只手的小臂，双目微眯，落笔，笔走龙蛇。一副对联，他却像是临上战场的将士，竟写出汗来，直到写毕，他才松了一口气。看到工工整整的字，他笑了笑，听到村民们的赞叹，他的笑容更灿烂了。

几年前，村里通了公路。这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，人们不用再徒步越过十几里山路进校了。但是，村民们总是有点恐

惧，好像第一个发现雷火的原始人，那是种未知带来的恐惧。他就站在一村人面前，帮他们消除这恐惧。

县里要查户口，他就穿着一件黑色大棉衣挨家挨户问，提建议。县里要土地集中，他还穿着那棉衣跑，一步一步履。当他精疲力尽回家，有村民提着他的棉衣赶上来，笑道：“老师，你把衣服落啦！”那是他仅有的一件御寒的厚衣服。

“这么累干嘛？”夜深人静时，面对这个问题，他总陷入回忆，“我那时候是怎么上学的？每天扛着一袋大米，走了十几里去卖，再走十几里回家，总算能交学费。现在也算个读书人了，但总不希望孩子们也这么累。”想到这里，他起身走到门外，夜色漆黑，但星子闪亮。面对着群山，山中盘曲的公路蜿蜒伸向希望的远方。

这是我印象中的他，作为一名启蒙老师，教学生，教村民，教自己。在不知人知的大山里，演绎着横跨大山的启蒙故事。

一个微不足道的执念

■方斌杰

现在我的情况就是，成为了教师，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人生目标。

我也不是很确定自己为什么会想当老师，也不记得这条路上哪个老师给过我很强的触动。然而，我会清晰地记得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带给我的执念。

对于初中之前的记忆其实很多都模糊不清了，关于初中的老师，大多记不得什么特殊的事情。唯有初三的班主任，每每想起总令我有一些发凉。中考前的一个礼拜，我沉浸在知道了伯母因患肝癌最多只剩三个月可活的难过之中时，她却斥责我不该在意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应该将精力放在中考上。这件不知道对于谁而言确实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，直至今日依然是我心头的一道伤痕，也是警醒自己的一把戒尺。

回想起来，我不否认那是一个非常会教书的老师，确实让我当时所在的班级成绩有了提高，而我却总会拿这位班主任跟我高

二高三的班主任作对比。关于我高二高三的班主任，一样让我们成绩有所提升，不过我更在意、更难忘的也是她为我们做的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

我们更喜欢叫她海侠姐，一个偶尔是刀子嘴、偶尔又是豆腐嘴，但永远是豆腐心的老师。高二那年的十二月份，大概是因为流行性感冒，班级有近三分之二的同学不是咳嗽就是流涕。上课时，咳嗽声和擤鼻涕声此起彼伏。那会儿时间比较紧，通校生都没什么时间去买药，住校生就更不用说了。海侠姐悄悄地出校门，买了十几盒三九感冒灵或是连花清瘟颗粒之类的药，针对不同的症状，也针对没感冒的同学可以预防感冒。同学们没说什么，即使那些平时倔强不肯吃药的也悄悄拿走一点药吃下了。我们什么也没说，我们什么都知道。

至于接下来的一年半时间里，海侠姐怎样让傲气的女生明白学习的重要性，怎样让家庭不太好的同学敞开心扉，怎样让冷

漠的同学融入这个集体，都是可以写成故事的。更不用说在高三的暑假，一位同学的父亲病故的第二天，她就带着我和班长以及那位同学的好朋友去他家里看望他这件事。即便不是当事人的我，也受到了触动，也受到了治愈。

我上大学后，为海侠姐写了一篇名为《最后一次目送》的故事，里面用了一个同学的一句话：可能刚开始大家都没那么喜欢海侠姐，但最后脑海里满是海侠姐的温柔。我写完那篇故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，一直觉得有什么微不足道的东西在抚摸着那道伤痕，也成了我的一个执念。

大四的时候学校组织实习，当时我带的班上有一个自暴自弃的女生，大概就属于我们所谓的“差生”——上课不听，成绩也非常糟糕。大概是因为跟我年龄差距不大，跟我还说得来。有一晚自修，她就准备高一结束来卫校读书这事问问我的意见。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，当你成为别

人的老师时，你说的话是得经过深思熟虑的，尤其是在这种一对一的场合。我的回答怎样，很可能就会决定她接下来能否看到自己人生的终点。而我能否在那一刻说出最正确的话来引导她，取决于我是否真的希望她过得好，而不是我能不能解决这件“麻烦的事”。

倒不是想说自己初出茅庐就能怎么引导学生走上正途，而是这件事也让我想起了海侠姐，想起了因为她出现在我伤痕上的那个执念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接触过一批初中生，他们都很可爱，都各自有各自的想，我也处理过他们之间不少的矛盾。我知道我对于他们而言，更像一个朋友，更多时候，我也像朋友那样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里化解了问题。

眼下，我即将面对自己的第三批学生，对于他们我可以说不无所知。不过，想到这近十年来时不时浮现的伤痕，我想我多了一点所知，便是我心里对他们必将有那微不足道的执念。



偶遇杂感

■夏春燕

跟随着周围欢呼雀跃的脚步，我和儿子走在放学回家的路上，小小的手，圈在我的手里，软乎乎的。九月的天空云淡风轻，阳光斜斜地透过路旁密密层层

的香樟树叶，投影在我们的脸上。迎面走来了一个高大的身影，在擦肩而过的交会里，他忽然弯下腰来，仔细地辨认着：“您——是夏老师吗？”我从周遭的景物里收回自己的目光，这才发现，面前口罩上方的一双眼睛热烈而赤诚。“是，你是——”“我是XXX，您还记得我吗？”我在脑海里迅速地搜索着与之匹配的信息，可是名字和眼前的脸庞怎么也对不起来。见我犹疑，他又补充道：“我一年级的時候是您教的，您教了我们两年呢。”“哦，对，你就是那个XXX！”我恍然，更惊叹于时光竟然一下子把当年那个小小的身躯变得这么高大！

我们回家的路是一个方向。于是，三个人，一边说着话，一边并排走着。他的个子很高，我抬起头也只能够着他肩膀的样子。他告诉我今年高考考取了理想的大学，过几天就要启程了。中途，他对我说：“您知道吗？我一直记得您，您那时候每天都会给我们讲故事，您还会在活动课的时候带我们去操场上找茅茅针，抓昆虫……还有一次，我早饭没吃，您拉着我去办公室给我吃了饼干，您记得吗？”他转过头来微笑地望向我。我的目光有些躲闪，说实在的，他说的这些，我真的不太记得了，都是十几年前发生的、稀松平常的小事。临别的时候，他跟我挥手说：“夏老师，再见！”那么高大的一个男孩子一如小时候那样目光澄澈，充满敬重。

我的内心一阵触动，原来那些在我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，在傍晚的阳光依旧明媚，街道上依旧人影错杂，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生命里出现过的那些熟悉的身影：五年级带我们走进文学殿堂的马老师、六年级课堂里鼓励我的老刘老师、初中时送我硬面抄的蔡老师、大学时给予我无限支持的蒋老师……他们就像一束束温暖的光，照亮了我成长征程里每一圈年轮。是的，这不正是我要努力的方向吗？心中有爱，眼底有光，用心中之爱触动每一颗心灵的美好良善，用眼底之光教会学生捕捉生命里的每一点星光。

老师的鼓励是孩子最珍贵的礼物

■钱澄蓉

又到一年教师节，很想写点什么，回忆一下我的老师。思泉良久，总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，因为反观自身，如今所拥有的，无论是学识修养，还是处事能力，皆有老师辛勤教育、反复“雕琢”的功劳。9月1日那天，看着幼儿园老师带着小班的小朋友走进新校园，有的孩子在哭，可老师还是笑着鼓励他们，一双大手牵着小手，一步一步往里走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感受到，老师的鼓励应该是孩子最珍贵的礼物，陪伴孩子走过成长中的风雨。

从小我就是学习“特困生”，特别小的时候，就是班级里学习最差的孩子，后来大一些了，知道“学习要努力”这回事后，开始奋发图强，但也是成绩平平，勉强没有落到最后。我的学习史，也是我向着好学生标准进发的“追赶史”，而其间每一次“跨越”都离不开老师的身影。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四年级时的数学老师，那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，那时是他退休前的最后一年任教。开学第一周，我就被他喊到办公室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他说，他以几十年的教学经验看，我是可以学好数学的。如今看来，老师是在鼓励教育，但当年的我对这句话极为惊讶，也十分相信。随后那一年，我的数学成绩果然起色不小。大概是摸到了对我的教育方式，此后两年里，两位语文老师也“如法炮制”，在他们鼓励教育的夹持

另一个人的眼里是那么与众不同，意义非凡。

我忽然想起不久前的暑假里，偶遇了初一时教我的蔡老师。那日同桌吃饭，我同她说起：“上初中的时候，您送给我一本硬面抄，上面写了一行字，一直激励着我不断进步。”她的目光明显地闪了闪，是不记得了，可能在她几十年的教育生涯里，这样的事情她一直在做。可我却清楚地记得，那年，小学里一向成绩优异的我由于不适应初中紧张的学习节奏，成绩一落千丈，非常苦恼。第一单元语文考试结束后，蔡老师送了我一本硬面抄，扉页上亲笔写了一行字：逐光而行，不惧路长。这本本子我一直珍藏着，以后的很多年里，每当遇到困难，我总会想起这句话，它就像是一束光，给予了我无尽的力量，激励着我不断前行。

“妈妈，我们的丁老师会不会带我们去操场上捉虫子呢？”儿子仰起头，对上了我的目光，真诚而期待。在得到了肯定的答案以后，他的情绪明显地高涨了，声音也高了一个八度：“那么，我希望可以去抓西瓜虫、蛐蛐……”言语间满是希冀。

傍晚的阳光依旧明媚，街道上依旧人影错杂，我的脑海里不断地浮现着生命里出现过的那些熟悉的身影：五年级带我们走进文学殿堂的马老师、六年级课堂里鼓励我的老刘老师、初中时送我硬面抄的蔡老师、大学时给予我无限支持的蒋老师……他们就像一束束温暖的光，照亮了我成长征程里每一圈年轮。是的，这不正是我要努力的方向吗？心中有爱，眼底有光，用心中之爱触动每一颗心灵的美好良善，用眼底之光教会学生捕捉生命里的每一点星光。